# 呼兰河传 萧红 阅读笔记

目录

[呼兰河传1 1](#_Toc25119)

[呼兰河传2 8](#_Toc4807)

# 呼兰河传1

第一章

乌鸦一飞过，这一天才真正地过去了。

    因为大昴星升起来了，大昴星好像铜球似的亮晶晶的了。

    天河和月亮也都上来了。

    蝙蝠也飞起来了。

    是凡跟着太阳一起来的，现在都回去了。人睡了，猪、马、牛、羊也都睡了，燕子和蝴蝶也都不飞了。就连房根底下的牵牛花，也一朵没有开的。含苞的含苞，卷缩的卷缩。含苞的准备着欢迎那早晨又要来的太阳，那卷卷的，因为它已经在昨天欢迎过了，它要落去了。

随着月亮上来的星夜，大昴星也不过是月亮的一个马前卒，让它先跑到一步就是了。

夜一来蛤蟆就叫，在河沟里叫，在洼地里叫。虫子也叫，在院心草棵子里，在城外的大田上，有的叫在人家的花盆里，有的叫在人家的坟头上。

夏夜若无风无雨就这样地过去了，一夜又一夜。

很快地夏天就过完了，秋天就来了。秋天和夏天的分别不太大，也不过天凉了，夜里非盖着被子睡觉不可。种田的人白天忙着收割，夜里多做几个割高粱的梦就是了。

女人一到了八月也不过就是浆衣裳，拆被子，捶棒槌，捶得街街巷巷早晚地叮叮当当的乱响。

“棒槌”一捶完，做起被子来，就是冬天。

冬天下雪了。

下了雨，这泥坑就变成河了，附近的人家，就要吃它的苦头，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，等坑水一落了去，天一晴了，被太阳一晒，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。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，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，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。

只不过没有东二道街上那大泥坑子就是了。是凡好的一律都有，坏的不必有。   64

书评    (我的)  阴间有所有阳间美好的东西，唯独没有大泥坑，小说的手法就是这样，情节叙述需要往前回复，写小说好比建造一个城堡，城堡必须严密，每一块砖头都有用，且能相互支撑。

他们这种生活，似乎也很苦的。但是一天一天的，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，也就过着春夏秋冬，脱下单衣去，穿起棉衣来地过去了。

    生，老，病，死，都没有什么表示。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；长大就长大，长不大也就算了。

老，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，眼花了，就不看；耳聋了，就不听；牙掉了，就整吞 ；走不动了，就瘫着。这有什么办法，谁老谁活该。

   66

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，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？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，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。

    满天星光，满屋月亮，人生何如，为什么这么悲凉。        98

那鼓声就好像故意招惹那般不幸的人，打得有急有慢，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他的迷惘，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在回想着他幸福的短短的幼年，又好像慈爱的母亲送着她的儿子远行。又好像是生离死别，万分地难舍。

    人生为了什么，才有这样凄凉的夜。       99

河水是寂静如常的，小风把河水皱着极细的波浪。月光在河水上边并不像在海水上边闪着一片一片的金光，而是月亮落到河底里去了。似乎那渔船上的人，伸手可以把月亮拿到船上来似的。   107

东家的女儿长大了，西家的男孩子也该成亲了，说媒的这个时候，就走上门来。约定两家的父母在戏台底下，第一天或是第二天，彼此相看。   110

戏还没有开台，呼兰河城就热闹不得了了，接姑娘的，唤女婿的，有一个很好的童谣：

    “拉大锯，扯大锯，老爷（外公）门口唱大戏。接姑娘，唤女婿，小外孙也要去。……”      113

每家如此，杀鸡买酒，笑语迎门，彼此谈着家常，说着趣事，每夜必到三更，灯油不知浪费了多少。

    某村某村，婆婆虐待媳妇。那家的公公喝了酒就耍酒疯。又是谁家的姑娘出嫁了刚过一年就生了一对双生。又是谁的儿子十三岁就定了一家十八岁的姑娘做妻子。   113

两家都很有钱，一家是本地的烧锅掌柜的，一家是白旗屯的大窝堡，两家是一家种高粱，是一家开烧酒。开烧酒的需要高粱，种高粱的需要烧锅买他的高粱，烧锅非高粱不可，高粱非烧锅不行。恰巧又赶上这两家的妇人，都要将近生产，所以就“指腹为亲”了。      119

古语说：“女子上不了战场。”

    其实不对的，这井多么深，平白地你问一个男子，问他这井敢跳不敢跳，怕他也不敢的。而一个年青的女子竟敢了，上战场不一定死，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。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，一跳就多半跳死了。     121

书评   余秀华说，中国的大部分男人是配不上中国女人的。因为那些能为爱奋不顾身、舍生忘死的都是女人。女性上不了战场，但是爱情的战场上，有勇气孤注一掷的都是女性。

有的泥像的手指尖都被攀了去，举着没有手指的手在那里站着，有的眼睛被挖了，像是个瞎子似的。有的泥像的脚趾是被写了一大堆的字，那字不太高雅，不怎么合乎神的身份。似乎是说泥像也该娶个老婆，不然他看了和尚去找小尼姑，他是要忌妒的。这字现在没有了，传说是这样。    138

世界上的男人，无论多凶猛，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。就说西洋人吧，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，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。眼睛会冒火的民族，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。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个样子呢？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，不但磕头，而且要心服。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着，也绝不会后悔，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。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，那就告诉人，温顺的就是老实的，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，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。      140

不倒翁长得很好看，又白又胖。并不是老翁的样子，也不过他的名字叫不倒翁就是了。其实他是一个胖孩子。    143

   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。

    我生的时候，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我长到四五岁，祖父就快七十了。   148

花开了，就像花睡醒了似的。鸟飞了，就像鸟上天了似的。虫子叫了，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。一切都活了。都有无限的本领，要做什么，就做什么。要怎么样，就怎么样。都是自由的。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，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。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，就开一个谎花，愿意结一个黄瓜，就结一个黄瓜。若都不愿意，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，一朵花也不开，也没有人问它。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，它若愿意长上天去，也没有人管。蝴蝶随意的飞，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，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。它们是从谁家来的，又飞到谁家去？太阳也不知道这个。        153

书评   萧红走出封建大家庭，成就了一代文学天才，无奈外面的世界没有祖父。

书评  感觉在哪读过，想了想原来是小学教材。(人教版五年级下)喜欢这种天然去雕饰的文字，漫不经心，这一段大概是《呼兰河传》全书中少有的温情和爱，通篇的冷峻下，蓦然一阵暖意涌上心头。

书评   哇！可终于到了我高三时喜欢的片段！当时大段大段摘抄的可可爱爱小学生文风，我可真是太喜欢啦。

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；我想，幸好我长大了，我三岁了，不然祖父该多寂寞。我会走了，我会跑了。我走不动的时候，祖父就抱着我；我走动了，祖父就拉着我。一天到晚，门里门外，寸步不离，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。    157

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，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。她看见什么也没说，就大笑了起来。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，而以我笑得最厉害，我在炕上打着滚笑。    165

书评(我的)   天真烂漫的童年，纯洁快乐的时代。这一章，萧红写笑很多，在笑声中回忆祖父，回忆美好的童年。也与萧红写作此小说艰难困苦的当下对比。 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读了也会联想到自己的童年，是啊，小孩子笑的多，因为他快乐多。长大了，烦心事多，很难笑出来了。人类的童年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，成年的世界虽然也丰富多彩，但不会笑的那么肆无忌惮。童心童趣当然属于儿童，但它们也会隐藏在成年人心里，也会出现在成年人也包括老年人梦里和回忆里。

偏偏这后园每年都要封闭一次的，秋雨之后这花园就开始凋零了，黄的黄，败的败，好像很快似的一切花朵都灭了，好像有人把它们摧残了似的。它们一齐都没有从前那么健康了，好像它们都很疲倦了，而要休息了似的，好像要收拾收拾回家去了似的。    166

书评(我的)    这种散文式的文笔就是呼兰河传的特色，流畅自然，简洁明快，没有华丽的词藻，没有艰涩的表达。好像，，，似的，，，。几句话表达类似的意思，并且层层递进，逻辑清晰，想象丰富。

后来我又得到了一个小锯，用这小锯，我开始毁坏起东西来，在椅子腿上锯一锯，在炕沿上锯一锯。我自己竟把我自己的小木刀也锯坏了。

    无论吃饭和睡觉，我这些东西都带在身边，吃饭的时候，我就用这小锯，锯着馒头。睡觉做起梦来还喊着：

    “我的小锯那里去了？”        174

书评   这里给我一种时间如水流逝的感觉，曾经自己也是孩童，云里雾里听着大人告诉自己他们那一辈的事情，心里却觉得长大这件事情遥遥无期，但似乎年龄越大，时间流逝的速度也加快了，慢慢地，自己也有了小辈，慢慢接受自己成为大人的事实，慢慢成为孩子们眼中的“长辈”，这个过程很唏嘘也十分奇妙

等我生来了，第一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，等我长大了，祖父非常的爱我。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，有了祖父就够了，还怕什么呢？虽然父亲的冷淡，母亲的恶言恶色，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，都觉得算不了什么。何况又有后花园！     179

比方我捡到一块四方的铁块，上边有一个小窝。祖父把榛子放在小窝里边，打着榛子给我吃。在这小窝里打，不知道比用牙咬要快了多少倍。何况祖父老了，他的牙又多半不大好。    180

书评(我的)  榛子，又名山板栗、尖栗或棰子，为双子叶植物纲、桦木科、榛属的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，高约1～7 m，是世界上四大干果（核桃、扁桃、榛子、腰果）之一，并有“坚果之王”的美誉。

他说前年来的，他还带给我一个毛猴子。他问着我：

    “你忘了吗？你抱着那毛猴子就跑，跌倒了你还哭了哩！”

    我无论怎样想，也想不起来了。不过总算他送给我过一个毛猴子，可见对我是很好的，于是我就不生他的气了。

书评   那个时候的萧红多天真可爱呀！岁月怎能这般无情，怎么舍得将如此天真可爱的女孩推向之后的那些深渊？当然，也是因为看中她，让她经历这些，赋予她天赋，让她将这些切身感受用纯度最高的语言传递给后来人，让她扬名万世。

书评   生命中有太多来不及。

可能来不及孝敬父母，父母就不在了。

可能来不及照顾身体，自己就生病了。

可能来不及照顾孩子，亲情就淡漠了。

可能来不及联系朋友，朋友就不在了。

…           187

书评   奶奶离世时无人知晓，连身边的爷爷也不知道。没有痛苦、没有希望，就那样悄悄地睡去。一刻也不搅扰子孙，她将活时的愿望一一带走，人世的悲欢离合连同走累的皮囊一起歇息，安放在那先人盛满幸福和悲哀的土壤里。     187

书评    感觉中国人的传统性格中少不了一种精打细算，明天会更好的期盼。

所以他们把好的东西都珍藏着，可是等着等着却发现美好的明天再也不会到来之时，那珍藏下来的好东西和她孱弱的身体显得是那么不大相称 。  187

他们带我到粮食房子去，到碾磨房去，有时候竟把我带到街上。是已经离开家了，不跟着家人在一起，我是从来没有走过这样远。

    不料除了后园之外，还有更大的地方，我站在街上，不是看什么热闹，不是看那街上的行人车马，而是心里边想：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？     194

书评     叹叹！你的确走了很远，但这条路实在太短，太过辛苦，不知道你最后是否想过这一生值不值得？读到这个评论，心里隐隐作痛。

果然，转过了大营房的墙角，就看见河水了。

    我第一次看见河水，我不能晓得这河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走了几年了。    196

祖父于是就换一个，换一个不好，我还是不要。

    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

    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

    这一首诗，我很喜欢，我一念到第二句，“处处闻啼鸟”那“处处”两字，我就高兴起来了。觉得这首诗，实在是好，真好听，“处处”该多好听。

井口旁边围了很多人看热闹，祖父和我也在旁边看热闹。那小猪一被打上来，祖父就说他要那小猪。

    祖父把那小猪抱到家里，用黄泥裹起来，放在灶坑里烧上了，烧好了给我吃。

    我站在炕沿旁边，那整个的小猪，就摆在我的眼前。祖父把那小猪一撕开，立刻就冒了油，真香，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香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。     204

一到了夏天，蒿草长没大人的腰了，长没我的头顶了，黄狗进去，连个影也看不见了。

    夜里一刮起风来，蒿草就刷拉刷拉地响着，因为满院子都是蒿草，所以那响声就特别大，成群结队的就响起来了。    209

书评   萧红可以算得上天赋型选手，文字不经雕琢浑然天成，细腻敏感，多少人修炼一辈子都难以望其项背。   209

除了这个，还有打碎了的大缸扔在墙边上，大缸旁边还有一个破了口的坛子陪着它蹲在那里。坛子底上没有什么，只积了半坛雨水，用手攀着坛子一摇动，那水里边有很多活物，会上下地跑，似鱼非鱼，似虫非虫，我不认识。再看那勉强站着的，几乎是站不住了的已经被打碎了的大缸，那缸里边可是什么也没有。其实不能够说那是“里边”，本来这缸已经破了肚子。谈不到什么“里边”“外边”了。就简称“缸磉”吧！     212

这粉房里的人吃蘑菇，总是蘑菇和粉配在一道，蘑菇炒粉，蘑菇炖粉，蘑菇煮粉。没有汤的叫做“炒”，有汤的叫做“煮”，汤少一点的叫做“炖”。    222

他们一边挂着粉，也是一边唱着歌。等粉条晒干了，他们一边收着粉，也是一边地唱着。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，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。

    逆来顺受，你说我的生命可惜，我自己却不在乎。你看着很危险，我却自己以为得意。不得意怎么样？人生是苦多乐少。       223

若下雨打雷的时候，他就把灯灭了，他们说雷扑火，怕雷劈着。

    他们过河的时候，抛两个铜板到河里去，传说河是馋的，常常淹死人的，把铜板一抛到河里，河神高兴了，就不会把他们淹死了。     229

书评   人活着总有些怕的，怕深爱的人不爱自己，怕亲人的死亡，怕疾病的折磨，怕友情的消失，怕时间的消磨。因为怕，所以颤颤巍巍。但，回过头一想，怕有用吗？没用。所以就跟着时间走，跟着感觉走。明明白白也糊里糊涂。

那家是这院子顶丰富的一家，老少三辈。家风是干净利落，为人谨慎，兄友弟恭，父慈子爱，家里绝对的没有闲散杂人。    233

那终年生病的老太太是祖母，她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是赶车的，二儿子也是赶车的。   234

“天时，地利，人和，最要紧的还是人和。人和了，天时不好也好了，地利不利也利了。”     237

   天还未明，鸡先叫了；后边磨房里那梆子声还没有停止，天就发白了。天一发白，乌鸦群就来了。

    我睡在祖父旁边，祖父一醒，我就让祖父念诗，祖父就念：

    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

    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

    “春天睡觉不知不觉地就睡醒了，醒了一听，处处有鸟叫着，回想昨夜的风雨，可不知道今早花落了多少。”      241

书评     现在才觉得这是一首多美的诗啊，我还记得小学课本上氤氲的清晨，散漫的诗人卧躺在窗边看着窗外的落英缤纷

每天早晨都是这样纠缠不清地闹。等一开了门，到院子去。院子里边已经是万道金光了。太阳晒在头上都滚热的了，太阳两丈高了。      243

祖父到鸡架那里去放鸡，我也跟在那里，祖父到鸭架那里去放鸭，我也跟在后边。

    我跟着祖父，大黄狗在后边跟着我。我跳着，大黄狗摇着尾巴。

    大黄狗的头像盆那么大，又胖又圆，我总想要当一匹小马来骑它。祖父说骑不得。       243

书评   (我的)   天真烂漫的童年，纯洁快乐的时代。这一章，萧红写笑很多，在笑声中回忆祖父，回忆美好的童年。也与萧红写作此小说艰难困苦的当下对比。 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读了也会联想到自己的童年，是啊，小孩子笑的多，因为他快乐多。长大了，烦心事多，很难笑出来了。人类的童年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，成年的世界虽然也丰富多彩，但不会笑的那么肆无忌惮。童心童趣当然属于儿童，但它们也会隐藏在成年人心里，也会出现在成年人也包括老年人梦里和回忆里。

等她抱了砚台回来的时候，那云游真人，已经把红纸都撕好了。于是拿起笔来，在他撕好的四块红纸上，一块上边写了一个大字，那红纸条也不过半寸宽，一寸长。他写的那字大得都要从红纸的四边飞出来了。     294

若是那小团圆媳妇刚来的时候，那就非先抓过她来打一顿再说。做婆婆的打了一只饭碗，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。她丢了一根针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。她跌了一个筋斗，把单裤膝盖的地方跌了一个洞，她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。总之，她一不顺心，她就觉得她的手就想要打人。她打谁呢！谁能够让她打呢？于是就轮到小团圆媳妇了。         308

唯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，她又不能跑掉，她又不能丢了。她又不会下蛋，反正也不是猪，打掉了一些斤两也不要紧，反正也不过秤。        309

呼兰河这地方，到底是太闭塞，文化是不大有的。虽然当地的官绅认为已经满意了，而且请了一位满清的翰林，作了一首歌，歌曰：

　　溯呼兰天然森林，自古多奇才。        317

呼兰河这地方，尽管奇才很多，但到底太闭塞，竟不会办一张报纸。以至于把当地的奇闻妙事都没有记载，任它风散了。         310

把她从大缸里抬出来，给她浇一点冷水。这小团圆媳妇一昏过去，可把那些看热闹的人可怜得不得了，就是前一刻她还主张着“用热水浇哇！用热水浇哇！”的人，现在也心痛起来。怎能够不心痛呢，活蹦乱跳的孩子，一会工夫就死了。      第七章 323

星星月亮，出满了一天，冰天雪地正是个冬天。雪扫着墙根，风刮着窗棂。鸡在架里边睡觉，狗在窝里边睡觉，猪在栏里边睡觉，全呼兰河都睡着了。        328

第二天小团圆媳妇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，第三天，第四天，也都是昏昏沉沉地睡着，眼睛似睁非睁的，留着一条小缝，从小缝里边露着白眼珠。       329

# 呼兰河传2

过了些日子，老厨子又说：

    “老胡家要‘休妻’了，要‘休’了那小妖怪。”

    祖父以为老胡家那人家不大好。

    祖父说：“二月让他搬家。把人家的孩子快捉弄死了，又不要了。”  335

书评   祖父是这愚昧悲凉的生活里唯一的理性温暖 当祖父在这里埋葬了 这里的生活也就只剩愚昧和悲凉

还没有到二月，那黑忽忽的，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。是一个大清早晨，老胡家的大儿子，那个黄脸大眼睛的车老板子就来了。       335

书评   这，不是自然死亡，而是谋杀。凶手是万恶的旧社会、一群愚昧守旧的民众。

小团圆媳妇，本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，本可以拥有绚丽的青春年华，却非得遭到婆婆的残忍虐待，这虐待，到也不是因为婆婆心毒，而是想把她变成合乎封建礼节的媳妇。不幸生病后，得到的不是及时的医治，而是各种偏方、迷信的折磨，还有那一帮唯恐事不大的看客。

以前的日子，不是纯朴的民风，而是会杀死人的愚昧与礼节，麻木是大多数人唯一能够幸存的方法。      336

她不高兴的时候，她就向着人脸，吐一口痰。

    她变成一个半疯了。

    老胡家从此不大被人记得了。       340

书评       “老胡家人旺，将来财也必旺。”

    “天时，地利，人和，最要紧的还是人和。人和了，天时不好也好了，地利不利也利了。”(前文写老胡家)

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好好一家人就这么家破人亡了，是家庭的悲剧，更是社会的悲剧。[撇嘴][撇嘴]

据说，那团圆媳妇的灵魂，也来到了东大桥下。说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，隔三差五地就到桥下来哭。

    有人问她哭什么？

    她说她要回家。

    那人若说：

    “明天，我送你回去……”

    那白兔子一听，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，擦擦眼泪，就不见了。

    若没有人理她，她就一哭，哭到鸡叫天明。   340

书评    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推陈出新，革故鼎新。以我为主，为我所用。

全盘否定是民族虚无主义，全盘接受显然也非智者所为。 高中政治的文化生活有讲

传说天上的那颗大昴星，就是灶王爷骑着毛驴上西天的时候，他手里打着的那个灯笼，因为毛驴跑得太快，一不加小心灯笼就掉在天空了。我就常常把这个话题来问祖父，说那灯笼为什么被掉在天空，就永久长在那里了，为什么不落在地上来？        344        19章

“我不信，天上没有线的，有为什么我看不见？”

    祖父说：

    “线是细的么，你那能看见，就是谁也看不见的。”

    我就问祖父：

    谁也看不见，你怎么看见啦？”

    乘凉的人都笑了，都说我真厉害。       345      19章

书评    哈哈哈，这事儿我小时候也干过，总喜欢问些奇奇怪怪的问题，最后家长答不上来了就会回一句：问那么多干什么😂

有二伯走在院子里，天空飞着的麻雀或是燕子若落了一点粪在他的身上，他就停下脚来，站在那里不走了。他扬着头。他骂着那早已飞过去了的雀子，大意是：那雀子怎样怎样不该把粪落在他身上，应该落在那穿绸穿缎的人的身上。不外骂那雀子糊涂瞎眼之类。

    可是那雀子很敏捷地落了粪之后，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，于是他就骂着他头顶上那块蓝瓦瓦的天空。        349

他往针鼻里穿线的时候，那才好看呢，他把针线举得高高的，睁着一个眼睛，闭着一个眼睛，好像是在瞄准，好像他在半天空里看见了一样东西，他想要快快的拿它，又怕拿不准跑了，想要研究一会再去拿，又怕过一会就没有了。于是他的手一着急就哆嗦起来，那才好看呢。        360

有二伯的草帽没有边沿，只有一个帽顶，他的脸焦焦黑，他的头顶雪雪白。黑白分明的地方，就正是那草帽扣下去被切得溜齐的脑盖的地方。他每一摘下帽子来，是上一半白，下一半黑。就好像后园里的倭瓜晒着太阳的那半是绿的，背着阴的那半是白的一样。        362

不过他一戴起草帽来也就看不见了。他戴帽的尺度是很准确的，一戴就把帽边很准确的切在了黑白分明的那条线上。不高不低，就正正地在那条线上。       362

“有二爷，你宽衣大袖的，和尚看了像和尚，道人看了像道人。”

    有二伯是喜欢卷着裤脚的，所以耕田种地的庄稼人看了，又以为他是一个庄稼人，一定是插秧了刚刚回来。    363

书评   有二伯拿针穿线的笨拙样子，带着草帽的形象刻画，通过细致的动作和外貌描写，将有二伯粗糙、大大咧咧的生活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长在前院的蒿草，也都败坏了而倒了下来，房后菜园上的各种秧棵完全挂满了白霜，老榆树全身的叶子已经没有多少了，可是秋风还在摇动着它。天空是发灰的，云彩也失了形状，好像被洗过砚台的水盆，有深有浅，混沌沌的。这样的云彩，有时带来了雨点，有时带来了细雪。        367

尤其是到了夏天睡午觉的时候，全家都睡了，连老厨子也睡了。连大黄狗也睡在有阴凉的地方了。所以前院，后园，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    就在这样的一个白天，一个大澡盆被一个人掮着在后园里边走起来了。         375

有二伯说：

    “铜的有啥好！”

    老厨子说：

    “对了，有二爷。咱们就是不要铜酒壶，铜酒壶拿去卖了也不值钱。”

    旁边的人听到这里都笑了，可是有二伯还不自觉。      377

书评         大概在苦难里生活的人，尊严是奢侈品，是稀有物，在温饱面前，人是不必遵守规则的。

有二伯逼着问老厨子，他那儿昧过良心。有二伯说：

    “一辈子没昧过良心。走的正，行的端，一步两脚窝……”          381

老厨子说：

    “说出来怕你羞死！”

    有二伯说：

    “死，死不了；你别看我穷，穷人还有个穷活头。”            381

后来有二伯“跳井”“上吊”这些事，都成了笑话，街上的孩子都给编成了一套歌在唱着：“有二爷跳井，没那么回事。”“有二伯上吊，白吓唬人。”

    老厨子说他贪生怕死，别人也都说他死不了。

    以后有二伯再“跳井”“上吊”也都没有人看他了。

    有二伯还是活着。        387

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，冬天一片白雪，夏天则满院蒿草。

    风来了，蒿草发着声响，雨来了，蒿草梢上冒烟了。

    没有风，没有雨，则关着大门静静地过着日子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 387

半夜三更的，鸡鸭猫狗都睡了。惟独有二伯不睡。      389

书评     我总感觉有二爷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有些相似。他们都不被外界所认可和尊重，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，对于周边的一切都愤愤不平，极为自尊却又干着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也不过是固执己见，被社会所淘汰的可怜之人。     391

第二天早晨一起来，我就跑去问有二伯，“兔羔子”是不是就是大白兔？

    有二伯一听就生气了：

    “你们家里没好东西，尽是些耗子，从上到下，都是良心长在肋条上，大人是大耗子，小孩是小耗子……”

   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我听了一会，没有听懂。        392

黄瓜的小细蔓，细得像银丝似的，太阳一来了的时候，那小细蔓闪眼湛亮，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，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。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，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，大树，野草，墙头，窗棂，到处的乱爬，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。         395

还有一棵倭瓜秧，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，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。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，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。实在好看。     396    第22章

有时候，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，他问我，黄瓜长了多大了？西红柿红了没有？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，就像关着多远似的。         397

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。冯歪嘴子说，看过了，也不见好。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？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。

    冯歪嘴子在窗里，祖父在窗外，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，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。         397

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，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。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，笑得不能停了，眼睛笑出眼泪来。但是总是说，不要笑啦，不要笑啦，看他听见。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。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。  (笑冯歪嘴子一个人在爬满黄瓜藤的磨房里自言自语)    398

书评    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，有孩童，有瓜果，有小犬，有蚊蝇，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间的巷子口，人情味十足。稚儿擎瓜柳棚下，细犬逐蝶窄巷中，人间繁华多笑语，惟我空余两鬓风。孩童水果猫狗飞蝇当然热闹，可都和你无关，这就叫孤独。--林语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401

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，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大黏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，于是我就接受了。

   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，冯歪嘴子一喊着“黏糕”“黏糕”地从大墙外经过，我就爬上墙头去了。    403

戴着他的四耳帽子，他未曾说话先笑一笑的样子，一看就是冯歪嘴子。

    他进了屋来，他坐在祖父旁边的太师椅上，那太师椅垫着红毛哔叽的厚垫子。

    冯歪嘴子坐在那里，似乎有话说不出来。右手不住地摸擦着椅垫子，左手不住地拉着他的左耳朵。他未曾说话先笑的样子，笑了好几阵也没说出话来。         409      22章

我们家里的火炉太热，把他的脸烤得通红的了。他说：

    “老太爷，我摊了点事。……”

    祖父就问他摊了什么事呢？

    冯歪嘴子坐在太师椅上扭扭歪歪的，摘下他那狗皮帽子来，手里玩弄着那皮帽子。未曾说话他先笑了，笑了好一阵工夫，他才说出一句话来：

    “我成了家啦。”

    说着冯歪嘴子的眼睛就流出眼泪来，他说：

    “请老太爷帮帮忙，现下她们就在磨房里呢！她们没有地方住。”

    我听到了这里，就赶快抢住了，向祖父说：

    “爷爷，那磨房里冷呵！炕沿上的瓦盆都冻裂了。”         409

冯歪嘴子刚一走出屋去，祖父回头就跟我说：

    “你这孩子当人面不好多说话的。”

    我那时也不过六七岁，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我问着祖父：

    “为什么不准说，为什么不准说？”

    祖父说：

    “你没看冯歪嘴子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吗？冯歪嘴子难为情了。”        411

在我一溜烟地跑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它们都移移动动的了，它们都像往后退着。我越跑越快，好像不是我在跑，而像房子和大烟筒在跑似的。      417

她看是我，她就先向我一笑，她长的是很大的脸孔，很尖的鼻子，每笑的时候，她的鼻梁上就皱了一堆的褶。今天她的笑法还是和从前的一样，鼻梁处堆满了皱褶。         419

她在我家后园里摘菜，摘完临走的时候，常常就折一朵马蛇菜花戴在头上。

    她那辫子梳得才光呢，红辫根，绿辫梢，干干净净，又加上一朵马蛇菜花戴在鬓角上，非常好看。她提着筐子前边走了，后边的人就都指指划划地说她的好处。   (冯歪嘴子的老婆王大姐)      420

隔院的杨家的老太太，扒着墙头一看见王大姐就说：

    “这姑娘的脸红得像一盆火似的。”        421

于是吹风的，把眼的，跑线的，绝对的不辞辛苦，在飘着白白的大雪的夜里，也就戴着皮帽子，穿着大毡靴，站在冯歪嘴子的窗户外边，在那里守候着，为的是偷听一点什么消息。若能听到一点点，那怕针孔那么大一点，也总没有白挨冻，好作为第二天宣传的材料。         430

所以呼兰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，或是上吊的，那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，我不知道中国别的地方是否这样，但在我的家乡确是这样的。      433

双手轮棒，上前便打。只听得半空中叮狢一声，撇下一副金铙，把行者连头带足，合在金铙之内。慌得个猪八戒、沙和尚连忙使起钯杖，就被些阿罗揭谛、圣僧道者一拥近前围绕。       436

冯歪嘴子，没有上吊，没有自刎，还是好好地活着。过了一年，他的孩子长大了。       437

书评        冯歪嘴子是书中很令人感动的一个人物，从起初他送作者黏豆糕吃的时候，对小孩子的那份耐心。都让我隐约感受到他的善良。

书评    善良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感谢她祖父平时的帮衬吧！从找祖父帮忙换个屋子住大概能看出平时老爷子待人和善。

“冯歪嘴子少吃两个馒头吧，留着馒头带给大少爷去吧……”

    冯歪嘴子听了也并不难为情，也不觉得这是嘲笑他的话，他很庄严地说：

    “他在家里有吃的，他在家里有吃的。”

    等吃完了，祖父说：

    “还是带上几个吧！”          438

书评    “祖父”好温暖，世事洞明，不欺侮弱者，反而能送上恰到好处的挂怀

他的儿子也和普通的小孩一样，七个月出牙，八个月会爬，一年会走，两年会跑了。）

    夏天，那孩子浑身不穿衣裳，只戴着一个花兜肚，在门前的水坑里捉小蛤蟆。他的母亲坐在门前给他绣着花兜肚子。他的父亲在磨房打着梆子，看管着小驴拉着磨。(冯歪嘴子的儿子)        439

八月的天空是静悄悄的，一丝不挂。六月的黑云，七月的红云，都没有了。一进了八月雨也没有了，风也没有了。白天就是黄金的太阳，夜里就是雪白的月亮。           443

晚饭之后，乘凉的人没有了。院子里显得冷清寂寞了许多。

    鸡鸭都上架去了，猪也进了猪栏，狗也进了狗窝。院子里的蒿草，因为没有风，就都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因为没有云，大昴星一出来就亮得和一盏小灯似的了。         443

他在这世界上他不知道人们都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，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。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。他没有想过。     448

书评      萧红在生命的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想过绝望，即便是在生病垂危的最后时刻也没想过。因为她在乎的是她如何看待世界而不是世界周遭如何看她。

但是冯歪嘴子，一休息下来就抱着他的孩子。天太冷了，他就烘了一堆火给他烤着。那孩子刚一咧嘴笑，那笑得才难看呢，因为又像笑，又像哭。其实又不像笑，又不像哭，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么一咧嘴。        449

那孩子好像是泥做的，而不是孩子了，两个月之后，和两个月之前，完全一样。两个月之前看见过那孩子，两个月之后再看见，也绝不会使人惊讶，时间是快的，大人虽不见老，孩子却一天一天的不同。       451

呼兰河这小城里边，以前住着我的祖父，现在埋着我的祖父。

我生的时候，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我长到四五岁，祖父就快七十了。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，祖父就八十岁了。祖父一过了八十，祖父就死了。   453     25章

也许你要说《呼兰河传》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。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，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。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，可是她又同情他们：她给我们看，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——有的甚至于残忍，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，他们不欺诈，不虚伪，他们也不好吃懒做，他们极容易满足。有二伯，老厨子，老胡家的一家子，漏粉的那一群，都是这样的人物。      19

他们也许会这样说：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，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，都是片段的，不是整个的有机体。

    也许又有人觉得《呼兰河传》好像是自传，却又不完全像自传。

  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，所以更好，更有意义。

   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：要点不在《呼兰河传》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，而在它于这“不像”之外，还有些别的东西——一些比“像”一部小说更为“诱人”些的东西：它是一篇叙事诗，一幅多彩的风土画，一串凄婉的歌谣。   18

萧红写《呼兰河传》的时候，心境是寂寞的。

   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“蛰居”的生活，在一九四〇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，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，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，而会悄然“蛰居”多少有点不可解，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“消极”和苦闷的根由，以为“感情”上的一再受伤，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，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（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，却又拘于惰性，不能毅然决然自拔），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，这结果是，一方面陈义太高，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份子们的各种活动，觉得那全是扯淡，是无聊，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，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。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？而这一心情投射在《呼兰河传》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，也见之于思想部分，这是可以惋惜的，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。

    茅盾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九四六年八月，于上海        21